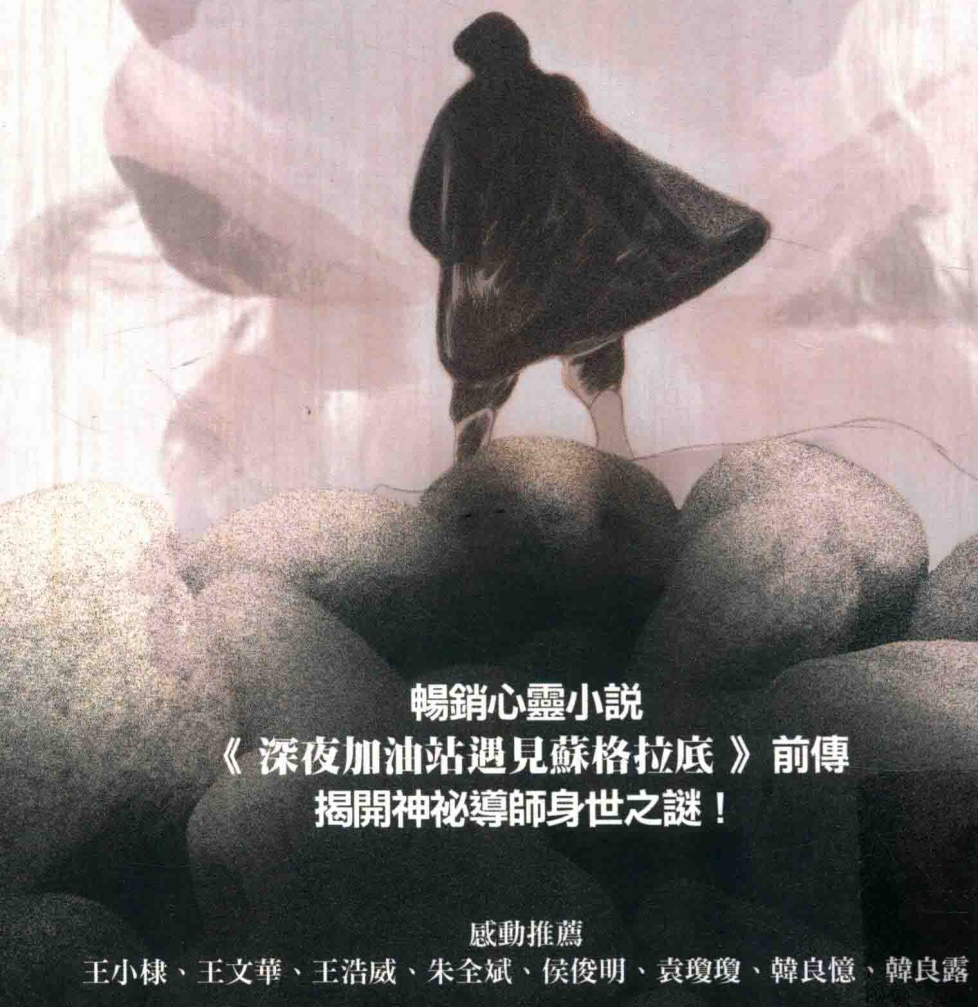


蘇格拉底的旅程

The Journeys of Socrates: An Adventure

丹·米爾曼 Dan Millman著 野夫.....譯



暢銷心靈小說
《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》前傳
揭開神祕導師身世之謎！

感動推薦

王小棣、王文華、王浩威、朱全斌、侯俊明、袁瓊瓊、韓良憶、韓良露

蘇格拉底的旅程

The Journeys of Socrates: An Adventure

作者——丹·米爾曼 Dan Millman

譯者——野夫

蘇格拉底的旅程

The Journeys of Socrates: An Adventure

作者—丹·米爾曼 Dan Millman

譯者—野夫

出版者—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人—王浩威 總編輯—王桂花

執行編輯—陳乃賢、趙士尊 特約編輯—鄭秀娟

內頁排版—李宜芝 封面設計—黃昭文

通訊地址—10684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3巷8號2樓

郵政劃撥—19546215 戶名—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—(02) 2702-9186 傳真—(02) 2702-9286

Email—service@psygarden.com.tw 網址—www.psygarden.com.tw

製版·印刷—彩峰造藝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—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—(02) 8990-2588 傳真—(02) 2990-1658

通訊地址—248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二號

初版一刷—2014年10月 ISBN—978-986-357-015-8 定價—380元

THE JOURNEYS OF SOCRATES: An Adventure

by Dan Millman

Copyright © 2005 by Dan Millman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PsyGarden Publishing Co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USA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(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)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。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蘇格拉底的旅程 / 丹·米爾曼(Dan Millman)著；野夫譯。-- 初版。--

臺北市：心靈工坊文化，2014.10

面：公分

譯自：The journeys of Socrates : an adventure

ISBN 978-986-357-015-8 (平裝)

874.57

103018845

思想觀念的帶動者

文化現象的觀察者

本土經驗的整理者

生命故事的關懷者

S
T
O
R
Y

在奔馳的想像中尋找情感的歸屬
在迷離的經驗中仰望生命的出口
在波動的人性中釐定掙扎的路徑
在卑微的靈魂中趨近深處的起落

蘇格拉底的旅程

The Journeys of Socrates: An Adventure

作者——丹·米爾曼 Dan Millman

譯者——野夫

本書獻給我稱之為蘇格拉底的那個人
以及你，我的讀者們，
你們希望我敘述他的故事。

要是我知道我這位老師所面對的考驗、
所承受的痛苦，我會更仔細地聆聽，
更珍惜我們在一起的時光。

我希望，在分享這位慈愛智者的生命旅程、
這位寧靜戰士^(註)的靈魂之時，
沒有辜負他，沒有誤解他。

——丹·米爾曼

註 「寧靜戰士」，原文為peaceful warrior，直譯為「和平的戰士」，在《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》（*Way of the Peaceful Warrior: a Book That Change Lives*）書中譯為「和平勇士」。然而時空的遞移，讓peaceful warrior顯露了更深層的意涵，即蘇格拉底的旅程，最終追尋的是一種內心的寧靜，因為寧靜，而能超脫愛恨情仇，立於不敗。故本書將peaceful warrior譯為「寧靜戰士」。

每一趟旅程都有
一個祕密的目的地
是旅者所不知的。

——馬丁·布伯

前言

我殺了迪米崔·柴可耶夫。

這個念頭，這個殘酷的事實，一再於賽傑的腦中重現，這時他正趴坐在長滿青苔的浮木上，盡可能安靜地划著水，越過庫格羅葉湖的冰冷水面。湖位於莫斯科北邊二十五公里處。他剛逃離了涅瓦斯軍校，以及他的過去——但他逃不了柴可耶夫死亡的事實。

沿著與湖岸約略平行的方向，賽傑凝視黑暗中在霧裡若隱若現的樹林山丘。黑色的湖面上，倒映著微弱的月光，在每一次撥水中閃爍著。水的擾動與寒冷稍微分散了賽傑的心思，然後他又想到了柴可耶夫躺在泥濘中的身體。

賽傑的手腳已經失去知覺——他必須在浸飽水分的浮木下沉之前抵達陸地。只要再前進一些，他想，再一公里，我就可以上岸。

這種逃脫的方式既緩慢又危險，但有一個明顯的優點：水不會留下任何痕跡。

他終於轉向岸邊，從浮木滑下，涉過齊腰的水，踏過淤泥與水邊的尖銳蘆葦，上了沙岸，進入黑暗的樹林。

賽傑十五歲大，已經是個逃犯。他的顫抖不僅是因為寒冷，也因為一種宿命感，彷彿他

這輩子的一切都是為了此刻。他撥開茂密的松樹與樺樹，想到了外祖父告訴他的，這一切是如何開始……



一八七二年的秋天，寒風朝西吹襲西伯利亞長滿青苔的凍原，越過烏拉山脈，朝北掃過西伯利亞針葉林帶、廣袤的樺樹與松樹、青苔與灌木，這片浩渺接壤著聖彼得堡，這俄羅斯祖國皇冠上的珠寶。

就在冬宮外面，亞歷山大二世的警衛穿著羊毛大衣，沿著涅瓦河巡邏，這條河所屬的九十條水道流經八百座橋樑。然後他經過一排排的小公寓與教堂尖塔，塔頂立著東正教的十字架。離河不遠是市立公園，裡面聳立著彼得大帝、凱瑟琳女王與普希金的雕像——沙皇、女沙皇，與文學大師——它們全都是站崗的哨兵。四周是街燈，在日光將盡時就會點亮。

刺骨的風從稀薄的樹叢吹下最後一片黃葉，吹起女學生的羊毛裙子，也吹亂了涅瓦大道附近兩個孩童的頭髮。這兩個男孩在兩層樓住家的前院扭打。一陣強風吹開了二樓的臥室窗簾，娜塔莉亞·艾文諾娃就站在窗前。她把圍巾披在肩膀上，稍稍關上窗戶，往下望著小院子裡的兩個男孩——她的小兒子沙夏正在與朋友安納托利玩耍。

安納托利衝向沙夏，想要撲倒他。就在最後一刻，沙夏側移一步，把安納托利從腰部推倒，就像他父親教他的。沙夏非常得意，像公雞一樣啼叫。真是個強壯的孩子，娜塔莉亞想——就像他父親。她羨慕兒子的活力，尤其是現在，她自己已沒有多少體力可言，大多數時

間很疲倦，因為她隆起的肚子裡懷著第二個孩子。娜塔莉亞的疲憊完全在意料之中。她的鄰居、朋友兼接生婆亞娜·瓦拉可娃警告過她：「妳這樣虛弱的女子不應該再生小孩。」但是她孕育了這個新生命，每天祈禱有力氣懷孕足月，即使她已經開始不時感到暈眩，沉重的倦意似乎穿透到骨子裡。

娜塔莉亞抱緊自己，顫抖著，不知道孩子們怎麼能在這樣冷的早晨外出玩耍。她從窗戶往外叫喊道：「沙夏！安納托利！快要下雨了。你們快進來！」她微弱的聲音幾乎被風吹散，何況六歲大的耳朵只能聽到自己想聽的。

娜塔莉亞嘆口氣，回到剛剛與亞娜坐著聊天的小沙發椅，梳理起黑色長髮，她與亞娜剛才在聊天。賽傑快回來了，她要讓自己看起來美麗。

瓦拉可娃說：「妳休息，娜塔莉亞。我出去叫孩子們進來。」她下樓後，娜塔莉亞聽到雨水打在窗台的聲響，然後聽到其他聲音出現在頭頂上——那是年輕的腳步與惡作劇的笑聲。他們又爬棚架上來了，她想。孩子總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受傷。帶著天下所有母親共有的恐懼與擔憂，娜塔莉亞對屋頂喊著，「你們立刻從屋頂下來！小心一點！」

笑聲與更多扭打聲傳來。孩子們在屋頂上角力。

「現在就下來，不然我要告訴你父親！」

「好啦，親愛的媽咪，」沙夏甜甜地叫道，討她的歡心。「不要告訴父親！」更多笑聲。

娜塔莉亞轉身放下梳子——突然間，巨變發生了。年輕的笑聲變成下墜的尖叫。然後靜止。

娜塔莉亞跑向窗口，驚恐地看到兩個男孩躺在地上。

才一轉眼間，娜塔莉亞已身在屋外，跪在泥雪中。她懷抱著已沒有生命氣息的男孩，眼淚滑下臉龐，來回搖晃著身體，陷在身為人母無盡的痛苦之中。

然而腹部一陣劇痛，把她從深淵拉回，娜塔莉亞隱約察覺到瓦拉可娃與一個男人站在身旁。瓦拉可娃扶娜塔莉亞站起來，那個男人則試著把她懷中的負擔移開。娜塔莉亞掙扎著不願意放手，但突然一聲男孩哭聲讓她僵住——她不禁看著懷中的沙夏，然而哭叫的是另一個男孩安納托利，他的腿摔斷了。

瓦拉可娃扶娜塔莉亞進屋時，陣痛再次襲來，讓她在門口彎腰倒下。沙夏呢？她想。他應該進屋。外面好冷，太冷了。

娜塔莉亞醒來時，發現自己在床上，接生婆在一旁照顧著。她立刻知道：孩子要誕生了……太早了……提早了兩個月。還是兩個月過去了，我都不知道？她想。我在哪裡？賽傑在哪裡？他會知道這是不是夢。賽傑會微笑，撫摸我的頭髮，告訴我沙夏沒事……一切都很好。

啊！好痛！是什麼不對勁？我的沙夏呢？賽傑呢？

賽傑·伊凡諾夫回到家時，看到鄰居們冒著雨站在他的前院。他看到他們的臉色，立即衝進屋內。瓦拉可娃告訴他：沙夏死了——從屋頂上摔下；娜塔莉亞臨盆了……出血不止……束手無策。兩人都離開了人世。

但他們的寶寶還活著。然而這麼早產，可能無法繼續存活。瓦拉可娃看過許多的誕生與死亡。死去很容易，她想，但對存活下來的人很難。教士很快就會抵達，為娜塔莉亞與沙夏做最後的儀式——可能包括嬰兒在內。

瓦拉可娃把賽傑的瘦小嬰兒放在他懷中，告訴這悲傷的父親，嬰兒太虛弱了，無法吸食奶水，但用布片沾濡一點點羊奶餵給嬰兒，也許能維持他的生命，只要能熬過今夜就沒事了。

男嬰緊緊裹在娜塔莉亞縫製的毯子裡，賽傑望著那張萎縮的小臉，幾乎沒聽到瓦拉可娃太太的話：「娜塔莉亞臨終之前最後的遺言……說她全心愛你……要把兒子交給她父母照顧……」

臨死之際，娜塔莉亞依舊掛慮著孩子與丈夫的幸福。她知道賽傑身為沙皇護衛隊的一員，無法照料他們的小兒子。她是否也預見了，每當他看到這個孩子，就會想到這黑暗的一天？教士抵達，為男嬰施洗，讓他萬一無法存活，死後靈魂可有所歸依。他問男嬰的名字，悲傷的父親以為教士是問自己的名字，回答：「賽傑。」於是將就這樣決定孩子以父親為名。

接生婆瓦拉可娃向賽傑表示願意照顧嬰兒度過這一夜。

賽傑慢慢點頭。「如果他能活到早晨……請把他交給他的外祖父母。」他把他們的姓名——賀修與艾莎·拉賓諾維茲——與住址告訴她，他們是猶太人。賽傑不太願意這麼做，但他們會愛這個孩子，好好扶養他長大，所以他遵照娜塔莉亞的囑咐。賽傑永遠無法拒絕娜塔

莉亞——不管是生前或死後。那個秋日，是賽傑·伊凡諾夫殞向死亡的開端，但他弱小的兒子正掙扎求生。



八年後，一個黑暗的十月夜晚，賀修·拉賓諾維茲一個人，坐在前往莫斯科的第三節火車車廂裡。他望向窗外沉思，如老人般地半睡半醒，窗外經過的樹林或國壘小屋，在第一道曙光中隱約可見，他卻幾乎視而不見。賀修一路上不是打著盹、做著夢，就是瞪著窗外。回憶流經他的腦海，如景色閃過火車混濁的車窗：女兒娜塔莉亞穿著紅色洋裝，明亮動人……沙夏的照片，他從未見過面的孫兒……還有他摯愛的艾莎，那年老而依舊美麗的臉龐。現在他們都走了，沒有一個留下。

賀修緊緊閉起眼睛，彷彿要阻隔過去。隨後突然表情放鬆，露出微笑，另一個影像浮現……一個三歲孩童的臉，大眼睛與瘦小的身體實在不成比例，伸手要找他的外祖父……

列車長宣布火車抵達，把賀修從沉思中喚醒。他打了個呵欠，痛苦地站起來，伸展關節，然後把舊大衣拉緊，抓抓雪白的鬍鬚，調整大鼻子上的金屬鏡框。下車的陌生人推擠著他這個老猶太人，但他不予理會。他把背包抱在胸前，有如帶著一個嬰兒，下車來到月台，穿過寒冷清晨的一陣蒸汽。他望向天空，不久就會飄下第一片雪。

賀修戴好小帽，集中渙散的精神，專注著北方。他必須找到願意載他一程的農夫，花費半天的車程進入山區。

這不會是一趟輕鬆的旅程。賀修經歷無數小時的彎腰工作折騰，現在他的背就像他用陳年槓木、杉木與烏木製作的小提琴一樣彎曲。賀修也製做精準的時鐘。他小時候學會了這兩項技藝，分別傳承自父親跟祖父。他不知道自己最喜歡哪一項，於是就先製作一把小提琴，然後製作一個時鐘，交替進行。到了這個年紀，儘管手指關節十分痠疼，他還是辛勤工作，每一把小提琴都彷彿是他的第一把，而每一個時鐘都是最後一個。

賀修學會了這兩項技藝後，他父親就把工作坊交給了他，自己旅行到東方去買賣珠寶。後來他父親慷慨地資助賀修，讓身為猶太人的他能繼續住在聖彼得堡，與妻子艾莎擁有一間公寓。

賀修追思著這些回憶，拿著背包離開火車站，步伐緩慢地走向離開城市的主要道路。

幾小時之後，他靠著一袋馬鈴薯，乘在一位農夫的馬車上，顛簸地行經一條狹窄、泥濘，滿是輪軌與馬蹄、牛蹄印子的道路，然後下車徒步到莫斯科北邊山丘一所位於克魯格湖邊的學校。

賀修走路進入村莊時，想到過去五年來他寫的許多信，以及同樣數量的回絕。數週前，他寄了最後一封信給總教官瓦德米爾·伊凡諾夫：「賽傑被帶去學校之後，我就沒有見過他了。我妻子已經過世，我也沒有其他親人。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見孫子的機會。」

一收到總教官同意會見的回信，賀修就立刻動身。

現在，風挾帶著雪吹襲賀修的脖子，他不禁掀起羊毛大衣的衣領。兩天，他心想，短短兩天，要如何把畢生的故事告訴一個八歲大的孩子。然後希萊教士的話在他腦中響起：「孩

子不是要被灌注的容器，而是要被點燃的蠟燭。」

「我只剩下多少火焰了！」賀修大聲喃喃自語，穿過樺樹與松樹林，走下冰冷崎嶇、覆滿雪花的斜坡。疼痛的關節提醒著他肉體的現實——以及這最後一件差事。風聲逐漸淡去，賀修的思緒退回記憶深處，回到五年前那一天，一個年輕士兵來到他們家門口，帶著一封賽傑父親的信，指示他兒子應該被送去涅夫斯基軍校……

一小時之後，賀修來到學校的大門前。他環顧四周，這座學校像城堡一樣森嚴，有四公尺高的圍牆。圍牆的前方有一排簡單的房子，沒有籬笆或裝飾來美化石頭碉堡。賀修猜想，在這裡，是效率與功能塑造著年輕士兵的生命。

一位軍校學生帶賀修走過大操場，進入主要的建築，穿過一條長廊，來到一扇門，上面印著「瓦德米爾·伊凡諾夫，總教官」。

他脫下小帽，把稀薄的頭髮往後梳理，走了進去。